

责编/徐杰
审读/邱立波 美编/雷林燕

在乐韵中跨年

□ 瑜语

每逢跨年,去听一场新年音乐会,是我非常乐意的事情。

2015年宁波交响乐团成立,从此宁波人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高水准的音乐会了。

我一好友在上海工作,12月初就向我打听今年宁波音乐会的指挥是不是俞峰,如何订票,还说因为宁波籍著名指挥家俞峰担任该团艺术指导,许多朋友也就知道了宁波交响乐团,并想来宁波听音乐会。上海人跑到宁波听音乐会,这在以前似乎不太有。

今年的宁波新年音乐会于12月31日晚在文化广场大剧院上演,我和女儿以及朋友们如约而至。

音乐会在序曲《欢迎》中拉开帷幕,指挥乐队的是机器人。主持人说,《欢迎》也是由AI经过深度学习创作而成的管弦作品。丰富的配器,精湛的演奏,我在恢弘大气的旋律中感受到辉煌、浪漫和温暖;在音乐的海洋里,拥抱未来。我意识到,这场音乐会科技感十足,明显有别以往。瞧!中场AI智能指挥家全方位模拟俞峰,给人新奇和惊喜。

其中,《卡门》《茶花女》等歌剧选段,把观众带入一场歌剧的梦幻巡游。熟悉的旋律淌出,歌唱家们美妙的歌声,惟妙惟肖的表演,让我想起一个个故事,感觉每一个音符都是故事的砖石,砌起情感的城堡。还有在轻歌剧《蝙蝠》中出乎意料地混搭进了有宁波元素的“脱口秀”,被视为阳春白雪的传统经典与当下寻常百姓喜爱的现代表演形式激情碰撞,往昔古老的记忆和“书藏古今通天下”的美景随着耳熟能详的乐曲不停地在眼前交相辉映……

随着交响合唱《礼赞新时代》奏响,一曲新时代的赞歌,宏大激昂,洋溢着中国特色。中央音乐学院合唱团和宁波的童声合唱团同台献艺,实力雄厚的乐团搭上阵容强大的合唱,更是给整个音乐会插上翅膀,精彩纷呈!当地方味十足的《宁波欢迎你》飘来,一种暖暖的家乡情油然而生,瞬间真有一种上台同唱的冲动。

我不止一次地观看俞峰指挥的交响乐团演出,他对音乐作品独到的理解,醇厚纯真的指挥风格,足以折服每一位观众。今天看到他在台上挥棒舞动,激情四射,又一次被深深感染!心底更是自然蹦出四组关键词:前沿科技与艺术创新;传统经典与现代形式;中西合璧与美好生活;精湛技艺与敬业精神。算是我的一个简短的观后感吧。

夜深了,我依然沉醉于跳动的音符中,让音律荡涤心灵,完成旧岁与新年的温柔交接,带着对新年的憧憬,祝福亲人和朋友们长安宁、多喜乐!

投稿 E-mail: 121082716@qq.com

鱼籽干

□ 虞燕

大木桶结实实地排在院子里,散发出的鲜腥味直窜入鼻腔,不管不顾地。我伸长脖子,试图窥探桶内景象,母亲一把抱起我,说,掉进去,就洗黄鱼籽澡喽。

原来是黄鱼籽,我第一次见到。

黄鱼籽浅红或肉色,一个个傻愣愣浮在桶里,并未引起我的好感。母亲将它们捞起、洗净,晾干米筛。水分被阳光和空气带走,鱼籽变得苗条而干硬,颜色加深却色泽油亮,琥珀般温润。

就算在海鲜泛滥的年月,黄鱼籽干也是被看重的。平日里,母亲里外三层将之藏起,待遇跟家里那几个银元不相上下。父亲出海回来,鱼籽干才上桌。每次不舍得多蒸,煮米饭时,搁一至两串于竹蒸架。米饭和鱼籽的香味一会分散一会混合,惹得人咕咕咽口水,外头有再好玩的也吸引不走了。

蒸熟的鱼籽干呈砖红或棕红色,雍容华贵地倚于瓷盘。我和弟弟不敢擅自下筷,直勾勾盯着,等父亲掰开分给我们。分到一小段,一个小角一个小角地咬,油滋滋鲜溜溜,嚼得满口都是令人丢魂的香。一吃上瘾,欲罢不能。吃完,又直勾勾盯上剩下的,父亲早瞧出了我们的心思,手一挥,留到晚上吃。姐弟俩齐齐低头,万分艰难地离开饭桌。

盛夏来临,意味着修船期到了。每日傍晚,父亲从院子的栅栏边拐进来,石灰、桐油或海泥沾了一身,疲惫却欢悦。在家门口的河边,他用脸盆冲澡,哗啦啦,哗啦啦,水蛇、泥鳅、青蛙等逃得狼狈,我和弟弟坐岸边瞅得哈哈笑。近旁的瓜架下瓠瓜垂得千姿百态,父亲爱喝瓠瓜汤,母亲年年栽种。

母亲一声吆喝,吃饭嘞!小圆桌摆上院子,瓠瓜汤用大碗装,翠嫩嫩的,清蒸茄子老老实实在盘子里,毛



豆绿得逼眼睛,鱼籽干总是压轴,出场得隆重,且分量会比以往多一些。鱼籽干有魔力,河边再怎么热闹,我们闻到它的香味就呼啦围到了桌边。父亲把一整个鱼籽干平均掰开,分与我跟弟弟。像得到一大笔财富,竟激动得有点儿不知所措。

这样的夏日晚餐里,父亲爱喝两杯白酒兑汽水,滋滋滋一口酒,啧啧嚼一块鱼籽干,他说做神仙也不过如此。围墙另一头,邻家亦奏起碗盘筷相触的交响,墙两边的人们,有一句没一句地扯着。话语无数次越过墙头,最终消散在黄昏里。有一回,父亲跟邻家大伯争论起什么,离了桌,站到了围墙根,我想趁机尝尝做神仙的滋味,猛地灌下一大口白酒兑汽水,再学样嚼嚼鱼籽干,而后,粉面桃腮,头重眼皮也重,暴露了偷喝行径,被“小尼姑”笑话了好久。

“小尼姑”总会来找我玩,她长得算清秀,比我大一岁,外号因何而来,不得而知,反正大家都这么叫,我现在都不知其真名。“小尼姑”住河对岸,她得绕一片田埂才能到我家,经常,她手里拈一串鱼籽干,随意拈着,像我们拈随处可见的革命草。母亲说,她家是渔民,愁鱼太多,鱼籽干也是多的。我嘟起嘴,为什么我家没那么多鱼籽干,母亲戳了我脑袋,你有漂亮新裙子,她可没有。“小尼姑”有两个姐姐,她穿的都是姐姐们穿剩的,旧旧的不大合身。我小小的心里突然平衡了。

周边的伙伴们说“小尼姑”笨,学什么都很慢,比如翻花绳,就她不会。小尼姑央我教她翻花绳,报酬是鱼籽干。每晚,她过来学,拗一半鱼籽干给我。我教得尽心尽力,撑、压、挑、翻、勾,一根红毛线在我们手里交替、编翻。月出、虫鸣,黑白电视的荧光一闪一闪,照亮纵横交错的线条。“小尼姑”说她梦里都在翻花绳。

“小尼姑”挑翻得越来越好,我很开心。开心跟鱼籽干无关。

